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續文章正宗卷八

詳校官右中允<sub>臣</sub>薩敏

助教<sub>臣</sub>常循覆勘

覆校官中書<sub>臣</sub>康儀鈞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潘庭筠

謄錄監生<sub>臣</sub>張德燾

欽定四庫全書

續文章正宗卷八

宋

真德秀

原本

倪澄重編

明

胡松增訂

叙事

名儒文人事迹  
賢士大夫事迹

給事中孔公墓誌銘

王安石

宋故朝請大夫給事中知鄆州軍州事兼管內河堤勸

農同羣牧使上護軍魯郡開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實

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孔公者尚書工部侍郎贈尚書  
吏部侍郎諱勗之子兗州曲阜縣令襲封文宣公贈兵  
部尚書諱仁玉之孫兗州泗水縣主簿諱光嗣之曾孫  
而孔子之四十五世孫也其仕當今天子天聖寶元之  
間以剛毅諒直名聞天下嘗知諫院矣上書請明肅太  
后歸政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上御藥羅崇勲罪  
狀當是時崇勲操權利與士大夫為市而利用悍強不  
遜內外憚之嘗為御史中丞矣皇后郭氏廢引諫官御

史伏闕以爭之求見上皆不許而固爭之得罪然後已  
盖公事君之大節如此此其所以名聞天下而士大夫  
多以公不終於大位為天下惜者也公諱道輔字厚濟  
初以進士釋褐補寧州軍事推官年少耳然斷獄議事  
已能使老吏憚驚遂遷大理寺丞知兗州仙源縣事又  
有能名其後嘗直史館待制龍圖閣判三司理欠憑由  
司登聞檢院吏部流內銓糾察在京刑獄知許徐兗鄆  
秦五州留守南京而兗鄆御史中丞皆再至所至官治

數以爭職不阿或絀或遷而公持一節以終身蓋未嘗自絀也其在兗州也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某一言乃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於是人度公為上所思且不久於外矣未幾果復召以為中丞而宰相使人說公稍折節以待遷公乃告以不能於是又度公且不得久居中而公果出初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數人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又多更赦公見上上固怪士元

以小吏與大臣交私汙朝廷而所坐如此而執政又以  
謂公為大臣道地故出知鄆州公以寶元二年如鄆道  
得疾以十二月壬申卒于滑州之韋城驛享年五十四  
其後詔追郭皇后位號而近臣有為上言公明肅太后  
時事者上亦記公平生所為故特贈公尚書工部侍郎  
公夫人金城郡君尚氏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賓之女生  
二男子曰洵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曰宗翰今為太常  
博士皆有行治世其家累贈公金紫光祿大夫尚書兵

部侍郎而以嘉祐七年十月壬寅葬公孔子墓之西南  
百步公廉於財樂振施遇故人子恩厚尤篤而尤不好  
鬼神機祥事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  
近人人傳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  
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以下皆大驚已  
而又皆大服公由此始知名然余觀公數處朝廷大議  
視禍福無所擇其智勇有過人者勝一蛇之妖何足道  
哉世多以此稱公者故余亦不得而畧也銘曰



展也孔公維志之求行有險夷不改其輶權彊所忌讒  
諂所讎考終厥位寵祿優優維皇好直是錫公休序行  
納銘為識諸幽

太子太傅田公墓誌銘

田氏故京兆人後遷信都晉亂公皇祖太傅入于契丹  
景德初契丹寇澶州畧得數百人以屬皇考太師太師  
哀憐之悉縱去因自脫歸中國天子以為廷臣積官至  
太子率府率以終為人沉悍篤實不苟為笑語生八男

子多知名而公為長子公少卓犖有大志好讀書書未嘗去手無所不讀蓋亦無所不記其為文章得紙筆立成而閱博辨麗稱天下初舉進士賜同學究出身不就後數年遂中甲科補江寧府觀察推官以母英國太夫人喪罷去除喪補楚州團練判官用舉者監轉般倉遷祕書省著作佐郎又對賢良方正策為第一遷太常丞通判江寧府數上書言事召還將以為諫官方是時趙元昊反夏英公范文正公經畧陝西言臣等才力薄使

事恐不能獨辦請得田某自佐以公為其判官直集賢院參都總管軍事自真宗弭兵至是且四十年諸老將盡死為更者不知兵法師數陷敗士民震恐二公隨事鎮撫其為世所善多公計策大將有欲悉數路兵出擊賊者朝廷許之矣公極言其不可乃止又言所以治邊者十四事多聽用還為右正言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權修起居注遂知制誥判國子監於是陝西用兵未已人大困以公副今宰相樞密副使韓公宣撫自宣撫歸判

三班院而河北告兵食闕又以公往視而保州兵士殺通判閉城為亂又以公為龍圖閣直學士知成德軍真定府定州安撫使往執殺之論功遷起居舍人又移秦鳳路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秦州遭太師喪辭起復者久之上使中貴人手勅趣公公不得已則乞歸葬然後起既葬託邊事求見上曰陛下以孝治天下方邊鄙無事朝廷不為無人而區區犬馬之心尚不得自從臣即死不知瞑矣因泣然泣數行下上視其貌甚瘠又聞其

言悲之乃聽終喪蓋帥臣得終喪自公始以樞密直學士為涇原路兵馬都總管經畧安撫使知渭州遂自尚書禮部郎中遷右諫議大夫知成都府充蜀梓利夔路兵馬鈐轄西南夷侵邊公嚴兵憚之而誘以恩信即皆稽顙蜀自王均李順再亂遂號為易動往者得便宜決事而多擅殺以為威至雖小罪猶并妻子遷出之蜀流離顛頓有以故死者公抑循教誨兒女子畜其人至有甚惡然後繩以法蜀人愛公以繼張忠定而謂公所斷

治為未嘗有誤歲大凶寬賦減徭發廩以救之而無餓者事聞賜書獎諭遷給事中以守御史中丞充理檢使召馬未至以為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既而又以為龍圖閣學士翰林學士又遷尚書禮部侍郎正其使號自景德會計至公始復鈎考財賦盡知其出入於是入多景德會計所出乃或多於入公以謂厚歛疾費如此不可以持久然欲有所埽除變更興起法度使百姓得完其蓄積而縣官亦以有餘在上與執政所為而主計者

不能獨任也故為皇祐會計錄上之論其故冀以寤上  
上固恃公欲以為大臣居頃之遂以為樞密副使又以  
檢校太傅充樞密使公自常選數年遂任事於時及在  
樞密為之使又超其正天下皆以為宜顧尚有限公得  
之晚者公行內修於諸弟尤篤為人寬厚長者與人語  
款款若恐不得當其意至其有所守人亦不能移也自  
江寧歸宰相私使人招之公謝不往及為諫官於小事  
近功有所不言獨常從容為上言為治大方而已范文

正公等皆士大夫所望以為公卿而其位未副公得間輒為上言之故文正公等未幾皆見用當是時上數以天下事責大臣慨然欲有所為蓋其志多自公發公所設施事趣可功期成因能任善不必已出不為獨行異言以峙聲名故功利之在人者多而事迹可記者止於如此嘉祐三年十二月暴得疾不能興上聞悼駭勅中貴人太醫問視疾加損輒以聞公即辭謝求去位奏至十四五猶不許而公求之不已乃以為尚書右丞觀文



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提舉景靈宮事而公求去位終  
不已於是遂以太子少傅致仕致仕凡五年疾遂篤以  
八年二月乙酉薨于第享年五十九號推誠保德功臣  
階特進勳上柱國爵開國京兆郡公食邑三千五百戶  
實封八百戶詔贈公太子太保而賻賜之甚厚公諱況  
字元均皇曾祖諱祐贈太保皇祖諱行周贈太傅皇考  
諱延昭贈太師妻富氏封永嘉郡夫人今宰相河南公  
之女弟也無男子以弟之子至安為主後女子一人尚

幼田氏自太師始占其家開封而葬陽翟故今以公從  
太師葬陽翟之三封鄉西吳里於是公弟右贊善大夫  
洵來曰卜葬公利四月甲午請所以誌其壙者蓋公自  
佐江寧以至守蜀在所輒興學數親臨之以進諸生某  
少也與公弟游而公所進以為可教者也知公為審銘  
曰

田室於姜卒如龜祥後其孫子曠不世史於宋繼顯自  
公攸始奮其華黉配實之美乃發帝業深宏卓煒乃興

佐時宰飪調肺文馴武克內外隨施亦有厚仕孰無衆  
毀公獨使彼若縈豫已維昔皇考敢於活人傳祉在公  
不集其身公又多譽公宜難老胡此殆疾不終壽考掩  
詩於幽為告永久

兵部知制誥謝公行狀

公諱絳字希深其先陳郡陽夏人以試祕書省校書郎  
起家進士甲科守太常寺奉禮郎七遷至尚書兵部  
員外郎以卒嘗知汝之潁陰縣檢理祕書直集賢院通

判常州河南府為開封府三司度支判官與修真宗史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最後以請知鄧州遂葬於鄧年四十六其卒以寶元二年公以文章貴朝廷藏於家凡八十卷其制誥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而又有政事材遇事尤劇尤若簡而有餘所至輒大興學舍莊懿明肅太后起二陵於河南不取一物於民而足皆公力也後河南聞公喪有出涕者諸生至今祠公像於學鄧州有僧某誘民男女數百人以昏夜聚為妖積六七年

不發公至立殺其首弛其餘不問又欲破美陽堰廢職  
田復召信臣故渠以水與民而罷其歲役以卒故不就  
於吏部所施置為後法其在朝大事或諫小事或以其  
職言郭皇后失位稱詩白華以諷爭者貶公又救之嘗  
上書論四民失業獻太寶箴議昭武皇帝不宜配上帝  
請罷內作諸奇巧因災異推天所以譴告之意言時政  
又論方士不宜入宮請追所賜詔又以為詔令不宜偏  
出數易請繇中書密院然後下其所嘗言甚衆不可悉

數及知制誥自以其近臣上一有所不聞其責今豫我  
愈慷慨欲以論諫為已事故其葬也廬陵歐陽公銘其  
墓尤嘆其不壽用不極其材云卒之日歐陽公入哭其  
堂槨無新衣出視其家庫無餘財蓋食者數十人三從  
孤弟姝皆在而治衣櫛纔二婢平居寬然貌不自持至  
其敢言自守矯然壯者也謝氏本姓任自受氏至漢魏  
無顯者而盛於晉宋之間至再世有名爵於朝而四人  
皆以材稱於世先人與公皆祥符八年進士而公子景

初等以歷官行事來曰願有述也將獻之太史謹撰次如右謹狀

沈內翰墓誌銘

公姓沈氏諱邁字文通世為杭州錢塘人曾祖諱某皇贈兵部尚書祖諱某皇贈吏部尚書父扶今為尚書金部員外郎公初以祖廕補郊社齋郎舉進士於廷中為第一大臣疑已仕者例不得為第一故以為第二除大理評事通判江寧府當是時公年二十人吏少公而公

所為卓越已足以動人然世多未知公果可以有為也  
祀明堂恩遷秘書省著作佐郎歲滿召歸除太常丞集  
賢校理判登聞鼓院吏部南曹權三司度支判官又判  
都理欠憑由司於是校理八年矣平居閉門雖執政非  
公事不輒見也故雖執政初亦莫知其為材居久之乃  
始以同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及為制誥遂以文學稱  
天下金部君坐免歸求知越州又移知杭州鉅治姦蠹  
所禁無不改崇獎賢知得其歡心兩州人皆畫像祠之



英宗即位召還勾當三班院兼提舉兵吏司封官告院兼判集賢院延見勞問甚悉居一月權發遣開封府事公初至開封指以相告曰此杭州沈公也及攝事人吏皆屏息既而以知審官院遂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開封府公旦晝視事日中則廷無留人出謝諸客從容笑語客皆怪公獨有餘日而畿內翕然稱治人人如公坐視其左右於是名實暴耀振發賢臨一時自天子大臣皆論以為國之器而閭巷之士奔走談說謹呼鼓舞以

不及為恐會母夫人疾病請東南一州視疾英宗曰學士豈可以去朝廷也明日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充羣牧使兼權判吏部流內銓判尚書禮部公雖去開封然皆以為朝夕且大用矣而遭母夫人喪以去英宗聞公去尤悼惜特遣使者追賜黃金百兩以金部君知蘇州公居喪致哀寢食如禮以某年某月得疾杭州之墓次某日至蘇州而以某日卒年四十有三三男子六女中男恭嗣後公六日卒隆嗣延嗣與六女皆尚幼夫人陸氏

封安定郡君公官右諫議大夫散官朝散大夫勲輕車都尉爵長安縣開國伯食邑八百戶有文集十卷公平居不常視書而文辭敏麗可喜強記精識長於議論世所謂老師宿學無所不讀通於世務者皆莫能屈也與人甚簡而察其能否賢不肖尤詳視遇之各盡其理為政號為嚴明而時有所縱舍於善良貧弱撫恤之尤至在杭州待使客多所闊畧而州人之貧無以葬及女子失怙恃而無以嫁者以公使錢葬嫁之凡數百人於其

卒知與不知皆為之歎惜某年某月某日葬公杭州某鄉某里銘曰

沈公儀儀德義孔時升自東方其明孰夷視瞻歎譽無我敢疵正晝而隕嗚呼可悲序傳有史亦在銘詩

祕閣校理丁君墓誌銘

朝奉郎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祕閣校理新差通判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晉陵丁君卒臨川王某曰噫吾僚也方吾少時輔我以仁義者乃

發哭弔其孤祭焉而許以銘越三月君壻以狀至乃叙  
銘赴其葬叙曰君諱寶臣字元珍少與其兄宗臣皆以  
文行稱鄉里號為二丁景祐中皆以進士起家君為峽  
州軍事判官與廬陵歐陽公游相好也又為淮南節度  
掌書記或誣富人以博州將貴人也猜而專吏莫敢議  
君獨力爭正其獄又為杭州觀察判官用舉者兼州學  
教授又用舉者遷太子中允知越州剡縣蓋其始至流  
大姓一人而縣遂治卒除弊興利甚衆人至今言之於

是再遷為太常博士移知端州儂智高反攻至其治所  
君出戰能有所捕斬然卒不勝乃與其州人皆去而避  
之坐免一官徙黃州會除太常丞監湖州酒又以大臣  
有解舉者遷博士就差知越州諸暨縣其治諸暨如剡  
越人滋以君為循吏也英宗即位以尚書屯田員外郎  
編校祕閣書籍遂為校理同知太常禮院君質直自守  
接上下以恕雖貧困未嘗言利於朋友故舊無所不盡  
故其不幸廢退則人莫不憐少進也則皆為之喜居無

何御史論君嘗廢矣不當復用遂出通判永州世皆以咎言者謂為不宜夫歐未嘗教之卒臨不可守之城以戰虎狼百倍之賊議今之法則獨可守死爾論古之道則有不去以死有去之以生吏方操法以責士則君之流離窮困幾至老死尚以得罪於言者亦其理也君以治平三年待闕於常州於是再遷尚書司封員外郎以四年四月四日卒年五十八有文集四十卷明年二月二十九日葬于武進縣懷德北鄉郭莊之原君曾祖諱

耀祖諱諒皆弗仕考諱東之贈尚書工部侍郎夫人饒氏封晉陵縣君前死子男隅除濟為進士其季恩兒尚幼女嫁祕書省著作佐郎集賢校理同縣胡宗愈其季未嫁嫁胡氏者亦又死矣銘曰

文於辭為達行於德為充道於古為可命於今為窮嗚呼已矣卜此新宮

廣西轉運使蘇君墓誌銘

慶歷五年河北都轉運使龍圖閣直學士信都歐陽修



以言事切直為權貴人所怒因其孤甥女子有獄誣以  
姦利事天子使三司戶部判官太常博士武功蘇君與  
中貴人雜治當是時權貴人連內外諸怨惡修者為惡  
言欲傾修銳甚天下汹汹必修不能自脫蘇君卒白上  
曰修無罪言者誣之耳於是權貴人大怒誣君以不直  
絀使為殿中丞泰州監稅然天子遂寤言者不得意而  
修等皆無恙蘇君以此名聞天下嗟乎以忠為不忠而  
誅不當於有罪人主之大戒然古之陷此者相隨屬以

有左右之讒而無如蘇君之救是以卒至於敗亡而不  
寤然則蘇君一動其功於天下豈小也哉蘇君既出逐  
權貴人更用事凡五年之間再赦而君六徙東西南北  
水陸奔走輒萬里其心恬然無有怨悔遇事強果未嘗  
少屈蓋孔子所謂剛者殆蘇君矣蘇君之仁與智又有  
足稱者嘗通判陝府當葛懷敏之敗邊告急樞密便取  
道路戍還之卒再戍大怨即謹聚謀為變吏白閉城城  
中無一人敢出君徐以一騎出卒間諭慰止之而以便

宜還使者戍卒喜曰微蘇君吾不得生陝人曰微蘇君  
吾其掠死矣有令刺陝西之民以為兵敗亡者死既而  
亡者得有司治之以死而君輒縱去言上曰令民以死  
者為事不集也事集矣而亡者猶不赦恐其衆相聚而  
為盜惟朝廷幸哀憐愚民使得自反天子以君言為然  
而三十州之亡者皆不死其後知坊州州稅賦之無歸  
者里正代為之輸歲幣大家數十君鉤治使歸其主坊  
人不憂為里正自蘇君始也蘇君諱安世字夢得其先

武功人後徙蜀蜀亡歸于京師今為開封人也曾大考  
諱進之率府副率大考諱繼殿直考諱咸熙贈都官郎  
中君以進士起家三十二年其卒年五十九為廣西轉  
運使而官止於屯田員外郎者以君十五年不求磨勘  
也君娶南陽郭氏又娶清河某氏子四人台文永州推  
官祥文太廟齋郎炳文試將作監主簿彥文未仕女子  
五人適進士會稽江松單州魚臺縣尉江山趙揚三人  
尚幼君既卒之三年嘉祐二年十月庚午其子葬君揚

州之江都東興寧鄉馬坊村而太常博士知常州軍州  
事臨川王安石為銘曰

皇有四極周綏以福使維蘇君奠我南服元元蘇君不  
圓其方不晦其明君子之剛其枉在人我得吾直誰懟  
誰愠祗天之役日月有丘其下冥冥服君無窮安石之  
銘

贈光祿少卿趙君墓誌銘

儂智高反廣南攻破諸州州將之以義死者二人而康

州趙君余嘗知其為賢者也君用叔祖蔭試將作監主簿選許州陽翟縣主簿潭州司法叅軍數以公事抗轉運使連劾奏君而州將為君訟於朝以故得無坐用舉者為温州樂清縣令又用舉者就除寧海軍節度推官知衢州江山縣斷治出已當於民心而吏不能得民一錢棄物道上人無敢取者余嘗至衢州而君之去江山蓋已久矣衢人尚思君之所為而稱說之不容口又用舉者改大理寺丞知徐州彭城縣祀明堂恩改太子右

贊善大夫移知康州至二月而儂智高來攻君悉其卒三百以戰智高為之少却至夜君顧夫人取州印佩之使負其子以匿曰明日賊必大至吾知不敵然不可以去汝留死無為也明日戰不勝遂抗賊以死於是君年四十二兵馬監押馬貴者與卒三百人亦皆死而無一人亡者初君戰時馬貴惶擾至不能食飲君獨飽如平時至夜貴卧不能著寢君即大鼾比明而后寢夫死生之故亦大矣而君所以處之如此嗚呼其於義與命可

謂能安之矣君死之後二日而州司理譚必始為之棺  
斂又百日而君弟至遂護其喪歸葬至江山江山之人  
老幼相攜扶祭哭其迎君喪有數百里者而康州之人  
亦請於安撫使而為君置屋以祠安撫使以君之事聞  
天子贈君光祿少卿官其一子覲右侍禁官其弟子試  
將作監主簿又以其弟潤州錄事叅軍師陟為大理寺  
丞簽書泰州軍事判官廳公事君諱師旦字潛淑其先  
單州之成武人曾祖諱晟贈太師祖諱和尚書比部郎



中贈光祿少卿考諱應言太常博士贈尚書屯田郎中  
自君之祖始去成武而葬楚州之山陽故今為山陽人  
而君弟以嘉祐五年正月十六日葬君山陽上鄉仁和  
之原於是夫人王氏亦卒矣遂舉其喪以祔銘曰  
可以無禍有功於時玩君安榮相顧莫為誰其視死高  
蹈不疑嗚呼康州銘以昭之

廣西轉運使孫君墓碑

君少學問勤苦寄食浮屠山中步行借書數百里升樓

誦之而去其階蓋數年而具衆經後遂博極天下之書  
屬文操筆布紙謂為方思而數百千言已就以天聖五  
年同學究出身補滁州來安縣主簿洪州右司理再舉  
進士甲科遷大理寺丞知常州晉陵縣移知潯州潯當  
是時人未趨學乃改作廟學召吏民子弟之秀者親為  
據案講說誘勸以文藝居未幾旁州士皆來學學者由  
此遂多以選通判耀州兵士有訟財而不直者安撫使  
以為直君爭之不得乃奏決於大理大理以君所爭為

是而用君議編於敕慶厯二年擢為監察御史裏行於是奏彈狄青不當沮敗劉滬水洛城事又因日食言陰盛以後宮為戒仁宗大獵于城南衛士不及整而歸以夜明日將復出有雉墮于殿中君奏疏即是夜有詔止獵蠻唐和寇湖南以君按撫奏事有所不合因自劾乃知復州又通判金州知漢陽軍吉州稍遷至尚書都官員外郎提點江南西路刑獄有言常平歲凶當稍貴其粟以利糴本者詔從之君言此非常平本意也詔又從

之儂智高反君即出兵二千於嶺以助英韶會除廣西  
轉運使馳至所部而智高方煽天子出大臣部諸將兵  
數萬擊之君驅散亡殘敗之吏民轉芻米於惶擾卒急  
之間又以餘力督守吏治城塹修器械屬州多完而師  
飽以有功君以勞遷尚書司封員外郎初君請斬大將  
之北者發騎軍以討賊及後賊所以破滅皆如君計策  
軍罷而人重困方恃君綏撫君乘險阻冒瘴毒經理出  
入啟居無時以皇祐二年三月七日卒于治所年五十

六官至尚書工部郎中散官至朝奉郎勲至上輕車都尉君所為州整齊其大體闊畧其細故與賓客談說弦歌飲酒往往終日而能聽用佐屬盡其力事以不廢在御史言事計曲直利害如何不顧望大臣以此無助所為文自少及終以類集之至百卷天德地業人事之治掇拾貫穿無所不言而詩為多君諱抗字和叔姓孫氏得姓於衛得望於富春其在縣縣自君之高祖弃廣陵以避孫儒之亂至君曾大父諱某善治生以致富歲饑

賤出米穀以斗升付糴者得歡心於鄉里大父諱某始盡棄其產而能招士以教子父諱某當終時君始十餘歲後以君故贈尚書職方員外郎君初娶張氏又娶吳氏又娶舒氏封太康縣君五男子適邈迪适邁適嘗從予遊年十四論議著書足以驚人終永州軍事推官邈今某州某縣令亦好學能文狀君行以求銘者邈也君之卒也天子以适試祕書省校書郎二女子一嫁試祕書省校書郎李簡夫一尚幼君以某卒之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葬縣懷遠鄉上林村歛之為州在山嶺澗谷  
崎嶇之中自去五代之亂百年名士大夫亦往往而出  
然不能多也縣尤僻陋中州能人賢士之所不至君孤  
童子徒步宦學終以就立為朝廷顯用論次終始作為  
銘詩豈特以顯孫氏而慰其子孫乃亦以詒其鄉里銘  
曰

在仁宗世蠻跳不制餽師牧民實有膚使踐艱乘危條  
變畫奇療毒既除膏慰以治方遷既隕哀暨山夷維此

膚使文優以仕祿則不殖其書滿笥書藏于家銘在墓  
前以告黥人孫氏之阡

司農卿分司陳公神道碑

司農卿分司南京陳公既以嘉祐七年九月某甲子葬  
開封府之祥符縣西韓村皇考魏公之塋至十一月公  
子世範等乃來求銘以作公碑蓋公昆弟皆從先人游  
而某又嘗得識公父子故為序其實而係以銘序曰公  
諱某字良器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衛國公諱嵩



者為曾祖以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燕國公諱光嗣者為祖而尚書左丞集賢院學士諱恕之子也左丞當真宗時叅知政事後以其子岐公之貴而贈至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魏國公公岐公之弟也而於魏公為少子年六十八以嘉祐七年六月得疾分司而以乙巳棄世于陳州階至朝散大夫勲至上柱國爵至潁川郡開國子食邑至六百戶賜紫金魚袋官終於司農卿而所更者祕書省正字太常寺太祝大理評事光祿大理寺

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員  
外郎郎中司農光祿少卿少府監任終於知陳州而所  
歷者監楚州衡州酒稅知衢州江山縣知南恩州通判  
江揚洪廬潭州知衡州監江寧府糧料院知興化軍知  
均州判登聞鼓院知曹州判殿中省知郢州鄭州其通  
判揚州廬州皆有所避不赴知郢州則未赴而從凡仕  
四十三年蓋其行事可記者衆矣而公子所能記者在  
江州人大饑且疫公為具饘粥醫藥不足則取廬山諸

佛寺餘財以續之所活以萬數有盜刈人之禾而傷其  
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人者盡矣然尚緩刑  
況今哉即奏貸其死洪州大水城之不滅者十五水得  
城實以入舉城惶擾不知所為公豫具薪藁不終日以  
塞州人德之曰無陳公吾屬如何矣衡州之南山廣袤  
百餘里與夷接境大木蒙密中國人逋逃其中冒稱夷  
人數出寇常寧諸邑其酋有挾左道者人傳以為能致  
風雨官軍尤憚之公誘以恩信則率衆數百來自占已

而與其甥亡去又將為寇州人皆恐公設方略以一日捕得殺之天子賜詔書獎諭公因圖上山川形勢攻取之策以為賊今不除黨附日衆夷人謂中國無能為必出助之可須農隙發千人使操斧斤隨以強弩斬木除道則賊失所恃不攻而自窮又出其材可以佐經用奏未報轉運使害其事劾公擅擊斷不聽用佐吏又嘗稱病不自祭炎帝公坐此罷州人乞留不得而賊果侵尋不制朝廷出使發兵擊之數年然後定興化多進士就

鄉舉者常八九百人而學舍弊小無文籍公至則新而大之為之購書而國子之所有者皆具均州治漢水上舟子數溺商旅取貨財而以險為解公捕案寘法因取近灘數家除其徭使表水險涉者因此得不死曹州多盜亡命之尤凶强者七十餘人公集重購得之幾盡又修律令五家為保之法故盜往往逃去之它境蓋公施於政者能如此公嘗為書十二篇上之曰國政要事其說多聽用而中書欲遷職事以獎之公乃自言外祖王

氏葬揚州無主後願除淮南所當得之一官以往視其  
丘墓而已岐公之葬也天子自曹州召公歸襄事特詔  
許公升殿公謝岐公遭遇始終恩禮之厚因乞御篆岐  
公之碑首上為動容賜其首曰褒忠之碑而公終無一  
言自及既分司無田園僦官屋以居自為棺斂葬埋之  
制趣於儉而已少長好書以至於老於篆籀尤善有集  
二十卷其文能世其家者也夫人馮氏江南李氏時宰  
相延巳之孫子男五人世範前商州洛南縣尉世安前

廣州新會縣令世脩大理寺丞世永將作監主簿世奕  
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長適大理評事柳安期次適右班  
殿直王允懿次尚幼也陳氏漢太丘長諱寔之後故其  
望在潁川而世居洪州之南昌縣當唐末五代之亂無  
仕者魏公布衣起閭巷明敏諒直稱天下仍父子執國  
柄而至岐公尤盛公於仕嘗齟齬然尚至九卿以榮祿  
自終蓋太丘之仁隱阨於一時而紀謀群泰貴顯者數  
世豈魏公之先遭世不治亦有潛德晦行如太丘者乎

不然何其後世之興如此是故不可以無銘也銘曰

虞賓夏商其後為陳屢絕復封以承聖人至漢太丘棄  
時就德詒祿魏晉子孫世食既又困窮乃生魏公魏公  
之出魁名碩實有公有卿饋祀其室公則盛矣天子所  
思繩繩維卿亦顯于時治官牧民入出具宜胡公之虛  
太丘之里兩有州國紹榮本始歸葬浚郊皇考在前峙  
此銘詩為告新阡

湖北轉運屯田劉君墓誌銘

并序



治平元年五月六日荆湖北路轉運判官尚書屯田郎  
中劉君年五十四以官卒三年卜十月某日葬真州楊  
子縣蜀岡而子洙以武寧章望之狀來求銘噫余故人  
也為序而銘焉序曰君諱牧字先之其先杭州臨安縣  
人君曾大父諱彥琛為吳越王將有功刺衢州葬西安  
於是劉氏又為西安人當太宗時嘗求諸有功於吳越  
者錄其後而君大父諱仁祚辭以疾及君父諱知禮又  
不仕而鄉人稱為君子後以君故贈官至尚書職方郎

中君少則明敏年十六求舉進士不中曰有司豈枉我哉乃多買書閉戶治之及再舉遂為舉首起家饒州軍事推官與州將爭公事為所擠幾不免及後將范文正公至君大喜曰此吾師也遂以為師文正公亦數稱君勉以學君論議仁恕急人之窮於財物無所顧計凡以慕文正公故也弋陽富人為客所誣將抵死君得實以告文正公未甚信然以君故使吏雜治之居數日富人得不死文正公由此愈知君任以事歲終將舉京官君

以讓其同官有親而老者文正公為歎息許之曰吾不可以不成君之善及文正公安撫河東乃始舉君可治劇於是君為兗州觀察推官又學春秋於孫復與石介為友州旱蝗奏便宜十餘事其一事請通登萊鹽商至今以為賴改大理寺丞知大名府館陶縣中貴人隨契丹使往來多擾縣君視遇有理人吏以無所苦先是多盜君用其黨推逐有發輒得後遂無為盜者詔集強壯刺其手為義勇多惶怖不知所為欲走君諭以詔意為

言利害皆就刺欣然曰劉君不吾欺也留守稱其能雖  
府事往往咨君計策用舉者通判廣信軍以親老不行  
通判建州當是時今河陽宰相富公以樞密副使使河  
北奏君掌機宜文字保州兵士為亂富公請君撫視君  
自長垣乘驛至其城下以三日會富公罷出君乃之建  
州方并屬縣諸里均其徭役人大喜而遭職方君喪以  
去通判青州又以母夫人喪罷又通判廬州朝廷弛茶  
權以君使江西議均其稅蓋期年而後反客曰平生聞

君敏而敢為今濡滯若此何故也君笑曰是固君之所  
能易也而我則不能且是役也朝廷豈以為它亦曰愛  
人而已今不深知其利害而苟簡以成之君雖以吾為  
敏而人必有不勝其弊者及奏事皆聽人果便之除廣  
南西路轉運判官於是修險阨募丁壯以減戍卒徙倉  
便輸考攝官功次絕其行賕居二年凡利害無所不興  
廢乃移荆湖北路至踰月卒家貧無以為喪自棺槨諸  
物皆荆南士人為具君娶江氏生五男二女男曰洙沂

汶為進士洙以君故試將作監主簿餘尚幼初君為范  
富二公所知一時士大夫爭譽其材君亦慨然自以當  
得意已而屯遭留落抑沒於庸人之中幾老矣乃稍出  
為世用若將有以為也而既死此愛君者所為恨惜然  
士之赫赫為世所願者可睹矣以君始終得喪相除亦  
何負彼之有哉銘曰

嗟乎劉君宜壽而顯何畜之久而施之淺雖或止之亦  
或使之唯其有命故止於斯

虞部贈衛尉卿李公神道碑

嘉祐八年六月某甲子制曰朕初即位大賚羣臣陞朝者及其父母具官某父具官某率德蹈義不躬榮祿能教厥子並為才臣加賜名命序諸卿位所以勸天下之為人父者豈特以慰孝子之心哉可特贈衛尉卿翌日某甲子中書下其書告第又副其書賜寬等以待墓焚寬等受書焚其副墓上乃撰次衛尉官世行治始卒來請曰先人賴天子慶施賜之官三品矣而墓碑未刻惟

德善可以有辭于後世者夫子實聞知某曰然衛尉公墓隧宜得銘久矣於是為序而銘焉序曰公姓李氏隴西人七世祖諱某始遷于光山五世祖諱某以其郡人王閩從之始為建安人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考諱某嘗仕江南李氏稍顯矣江南國除又舉進士中等以殿中丞致仕有學行名能知人贈其父大理評事而已亦以子貴贈至吏部尚書遊豫章樂其湖山曰吾必終於此於是又始為豫章人尚書之子伯曰虛已官至



尚書工部侍郎以才能聞天下其季則公也公諱某字  
公濟少篤學讀書兼晝夜不息一以進士舉不中即以  
兄廕為郊社齋郎再遷福州閩清洪州靖安縣尉有能  
名遷饒州餘干縣令至則毀淫祠取其材以為孔子廟  
率縣人之秀者興于學豪宗大姓斂手不敢犯法州將  
部使者奏乞與京官移之劇縣不報而坐不覺獄卒殺  
人以免當是時侍郎方以分司就第公曰吾兄老矣我  
得朝夕從之游以洒埽先人廬冢尚何求而仕遂止不

復言仕侍郎之卒也天子以公試祕書省校書郎知江  
州德安縣事辭不就後嘗一至京師大臣交口勸說欲  
官之終以其不可強也而晏元獻公為公請乃除太子  
洗馬致仕初尚書未老棄其官以歸至侍郎及公之退  
也亦皆未老自尚書至公再世皆有子而皆以嚴治其  
家如吏治江西士大夫慕其世德稱其家法蓋近世士  
多外自藩飾為聲名而內實罕能治其家及老往往顧  
利冒耻不知休息公獨父子兄弟能如此嗚呼其可謂

賢於人也已公事親孝比遭大喪廬墓六年然後已事  
兄與其寡姊衣食藥物必躬親之及公老矣二子就養  
如公之為子弟也寬嘗為江浙等路提點鑄錢坑冶又  
嘗提點江南西路刑獄定亦再為洪州官不去左右者  
十二年皆以才能為世聞人以恩遷公官至尚書虞部  
郎中階至朝奉郎勲至護軍以嘉祐四年七月某甲子  
卒於豫章之第室年八十九夫人長壽縣君趙氏先公  
卒八年既葬矣五年某月某甲子以公葬於夫人之墓

左曰雷岡在新建縣之桃花鄉新里夫人故衢州人某  
官湘之女湘有文行尚書與為友故為公娶其女子三  
人寬定寔寔守祕書省正字早世於公之葬也寬為尚  
書司勳員外郎定為尚書庫部員外郎女子二人已嫁  
孫二十有一人曾孫十有五人皆率公教無違者公既  
葬而二子以恩贈公衛尉卿云銘曰

李世大家隴西其先於唐之季再世光山移徙于閩嶺  
海之間乃生尚書節行有偉始來江南考室章水繩繩

二子隱顯兼榮孰多後祿其季維卿幼壯躬孝唯君之  
踐能不盡用止於一縣退以德義釐身於家外內肅雖  
人不疵嗟亦有二子維天子使父曰往矣致而臣身子  
曰歸哉以寧吾親以率其婦左右恂恂以官就侍天子  
之仁既具祉福考終大耄追榮于幽乃賜卿號伐石西  
山作為螭龜營之墓上勒此銘詩

戶部贈諫議大夫曾公墓誌銘

公諱致堯字正臣其先封鄆鄆亡去邑為氏王莽亂都

鄉侯據棄侯之豫章家之蓋豫章之南昌後分為南豐  
故今為南豐人某為沂州刺史再世生某贈尚書水部  
員外郎公考也李氏有江南撫州上公進士第卒不就  
太平興國八年乃舉進士中第選符離主簿歲餘授興  
元府司錄道遷大理評事遷光祿寺丞監越州酒召見  
拜著作佐郎知淮陽軍將行天子惜留之直史館賜緋  
魚袋使自汴至建安軍行漕詔曰凡三司州郡事有不  
中理者即驗之最鈎得匿貨以五百萬計除祕書丞兩

浙轉運副使改正使始諫議大夫知蘇州魏庠侍御史  
知越州王柄不善於政而喜怒縱入庠介舊恩以進柄  
喜持上公到劾之以聞上驚曰曾某乃敢治魏庠克畏  
也克畏可畏也語轉而然庠柄皆被絀楊允恭督楊子  
運數言事多可人厭苦之公每得詔曰使在外便文全  
已非吾心也輒不果行允恭告上上使問公公以所守  
言上繇此薄允恭不聽言苛稅二百三十餘條罷之移  
知壽州壽俗挾貲自豪陳氏范氏名天下聞公至皆迎

自戢公亦盡歲無所罰既代空一城人遮行至夜乃從  
二卒騎出城去在郡轉太常博士主客員外郎章聖嗣  
位常親決細務公言之又言民憊甚宜弛利禁是時羗  
數犯塞大臣議棄銀夏以解之公奏曰羗虛款屬我我  
分地王之非計也令羗席此劫它種以自助不過二三  
年患必復起矣宜擇人行塞下調兵食待其變而已不  
報二年羗果反圍靈州議棄靈州勿事公議曰羗所以  
易拒者以靈州綴其後也判三司鹽鐵勾院天子欲以



為知制誥召試矣大臣或忌之除戶部員外郎京西轉運使請限公卿大夫子官京師陳彭年議遣使行諸部減吏員下其事京西公曰彭年議無賢愚一切置不用邪抑擇愚而廢之耶擇愚而廢之人材其可以早暮驗耶上令趣追使還數論事上感之還公既而王均誅命公撫蜀所創更百餘事李繼遷再圍清遠靈武以丞相齊賢為邠寧環慶涇原儀渭經畧使丞相引公為判官公奏記曰兵數十萬王超既以都部署為之主丞相徒

領一二朝士往臨之超肯用吾進退乎吾能以謀付與超而有不能自將乎不并將西無補也超能薄此重事願更審計丞相乃以公為言詔陝西即經畧使追兵皆以時赴公曰將士在空虛無人之處事薄而後追兵如後何遂辭行上怒未有所發會召賜金紫公曰丞相敏中以非功德進官臣論其不可用今臣受命事未有效不敢以冒賜固辭繇此貶公為黃州團練副使既而超果敗清遠靈武踵亡會南郊恩復官知秦州丁母夫人

陳氏憂外除授吏部員外郎知泉州公常謂選舉舊制  
非是請得論改之陳省華子堯咨請託為姦以科第畀  
舉人敗省華堯咨有邪巧材朝廷皆患惡而方幸無敢  
斥之者公八十餘䟽辯之移知蘇州至五日移知揚州  
揚州守職田歲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貧民耕民苦之公  
不使耕天子方崇符瑞興昭應諸宮且出幸祠公䟽言  
昔周成王既卜世三十卜年七百然觀於周禮其經緯  
國體人事微細無不具則知王者受命必修人事以稱

天所以命之之意不舉屬之天以怠人事也終曰陛下  
始即位以爵祿待君子近年以來以爵祿畜盜賊大臣  
愈不懌移知鄂州封泰山恩遷禮部郎中始解揚州受  
添支差多一月公尋自言惡公者因復絀公監江寧鹽  
酒西祀恩遷戶部郎中以祥符五年五月二十日疾不  
起年六十六階至朝請郎勲至騎都尉遺戒曰毋陷於  
俗媚佛夷鬼以汙我家人行之所著書若干卷傳於世  
尤長於歌詩云以其年某月日歸葬南豐之東園始公

娶黃氏生子男七人仕者三人某嘗為太常博士以能  
文稱公以博士故贈諫議大夫公沒八年而博士子輩  
生生若干年水漬墓改葬龍池鄉之原頭某年月日也  
葬有日輩以博士命次公生平事使來曰為我誌而銘  
之安石視公猶大父也其少也則得公之詳如其孫之  
云始公自任以當世之重也雖人望公則亦然及遭太  
宗愈自謂志可行卒之閉於姦邪彼誠有命焉悲夫亦  
正之難合也雖其難合其可少枉乎雖其少枉合乎未

可必也彼誠有命焉雖然其難合也祇所以見正也孔子曰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於戲公之節非庶幾所謂大臣者歟銘曰

既墓而圮乃升宅原誰來求銘公子與孫公初洎終惟義之事維才之完而薄于施及其後人有克厥家天啟予公非在茲耶

度支葛公墓誌銘

葛公姓也源名也宗聖字也處州之麗水公所生也明

州之鄞後所遷也貫曾大考也遇大考也旺累贈都官  
郎中考也進士公所起也洪州左司理叅軍吉州太和  
縣主簿江州德化縣令監興國茶場威武軍節度推官  
知廣州四會縣著作佐郎知開封府雍邱縣祕書丞知  
泉州同安縣太常博士通判建州屯田員外郎知慶成  
軍都官員外郎知南劔州司封員外郎祠部郎中江浙  
荆湖福建廣南提點銀銅坑冶鑄錢度支郎中荆湖北  
提點刑獄此公之所閱官也州將之甥與異母兄毆人

而甥殺之州將脇公曰兩人者皆吾甥而殺人者乃其兄也我知之彼大姓也無為有司所誤不然此獄也將必覆公劾不為變此公之為司理叅軍也州符徙吉水行令事他日令姓至大猾吏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公至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為者使自書所訴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輒曰我不知為此乃某吏教我所為也悉捕劾致之法訟以故少吏亦終不得



其意毛氏寡婦告其子以恩義說之不得即使人微捕得之與間語者驗其對乃書寡婦告者也窮治具服為私謀誣其子孫距州溪水惡而歲租幾千萬碩舟善敗民以輸為愁公始議縣置倉以受輸則官漕之亦便州不聽公論之不已倉成至今賴其利此公之為主簿也中貴人擊驛吏取所給過家以言府府不敢劾公曰中貴人何憚為吾民而有陵之者吾亦恥之上書論其事中貴人坐絀此公之為縣於雍邱也屬吏常有隙於公

同進者因讒之公察其旨不聽以為舉首此公之為州  
於南劍也鑄錢歲十六萬其所施置後以為法程此公  
之為銀銅坑冶鑄錢也鄂州崇陽大姓與人妻謀而殺  
其夫州受賕出之公使再劾劾者又受賕獄如初而公  
終以為不直其弟訴之轉運使雖他在事者亦莫不以  
為冤復置之獄卒得其姦賕狀論如法此公之為提點  
刑獄也甲子四百三十五公所享年也至和元年六月  
乙未卒之年月日也潤州之丹徒縣長樂鄉顯陽村公

所葬也嘉祐元年十月壬申葬之年月日也鄉邑孫氏  
今祔以葬者公元配也萬年縣君范陽盧氏公繼配也  
良肱良佐良嗣公子也妻太常博士黃知良曰金華縣  
君公女也起進士為越州餘姚縣尉主公之喪而請銘  
以葬者良嗣也論次其所得於良嗣而為之銘者臨川  
王安石也銘曰

士竅以養交兮弛官之不忘維公之所至今樂職嗜事  
彼能顯聞兮公則不斲不銘示後兮孰勸為瘁

比部陳君墓誌銘

陳晉公有子五人其一人今宰相是也公晉公之中子而今宰相弟晉公諱某事始卒在史官公諱某字某九歲用晉公恩守祕書省校書郎晉公薨恩改太常寺奉禮郎服除久之會封禪恩改大理評事監鳳翔府酒稅又會祀汾陰改衛尉寺丞歸以最升知邵武之邵武縣獻文章得試學士院宰相才之議與科名公固辭親在願得進官職也不願得科名從之通判秀州改大理寺

丞歸又獻文章表乞治劇郡得淮陽軍改太子中舍今  
上即位恩加改殿中丞是歲賜緋衣銀魚知臨江軍還  
得睦州薦者數人天子以公名屬審官又徙知遂州以  
齊國太夫人疾辭還改虞部員外郎上便宜數事得引  
對因自贊天子欲稍進用之而遭齊國太夫人之喪以  
去居無何睦州人王稷上書斥公赦前數事服除猶坐  
是監虔州稅明道元年恩改比部員外郎通判建州改  
駕部用舉者徙知吉州坐法免起為比部監泗州糧料

又坐法免起為虞部監饒州錢監復得比部歸羈居京師久之乃出監江陰軍酒稅道疾病上書自言先臣恕得幸先皇帝至大臣臣階先臣以得仕屢進所學蒙記識方壯少時頗汲汲欲自奮收一日之効以卒事陛下之分而孤行單立無黨友之助又薄命不幸數遭小人以見困屢負先臣餘教辱陛下器使之恩今老矣念終無以報盛德深自愧耻夙夜憂畏以故得疾病且死無田園以歸無强有力子弟以養唯男一人世昌去年為進

士得嘉慶院解臣兄在中書奏不得試禮部今當為遠  
官去臣旁遠甚陛下憐之幸聽臣分司改世昌蘇常間  
一官以卒養臣天地之賜也臣誠窮即無自言誰當為  
臣言者乎書入未報竟卒於江寧得年若干時某年月  
也夫人某氏子男兩人世昌泉之晉江主簿次世長前  
死女兩人皆已嫁主簿將以某年月葬公某處葬有日  
使來乞銘初公為臨江軍先君為之佐其後二十五年  
安石得主簿於淮南而兄事之仍世有好義不可以辭

無銘也公名臣子少壯得美仕間以文藝自進意自以  
為且貴富世其家而遭平世槩以文法持臣下故其材  
不得有所肆而卒以齟齬窮其感激怨懟往往見於文  
辭主簿離其藁為二十卷讀之知其心之所存也而其  
求分司語尤悲因掇其大槩而存之噫其亦可悲也夫  
銘曰

於此有木焉一本而中分其材均樹之時又均或斷而  
焚或剖以為犧尊誰令然耶其偶然耶吾又何嗟



大理丞楊君墓誌銘

君諱忱字明叔華陰楊氏子少卓犖以文章稱天下治  
春秋不守先儒傳注資它經以佐其說其說超厲卓越  
世儒莫能難也及為吏按姦發伏振撻利害夫人之以  
聲名權勢驕士者常逆為君自紉蓋君有以過人如此  
然峙其能奮其氣不治防畛以取通於世故終於無所  
就以窮初君以父蔭守將作監主簿數舉進士不中數  
上書言事其言有衆人所不敢言者丁文簡公且死為

君求職君辭焉復用大臣薦召君試學士院又久之不就積官至朝奉郎行大理寺丞通判河中府事飛騎尉而坐小法絀監蘄州酒稅未赴而以嘉祐七年四月辛巳卒於河南享年三十九顧言曰焚吾所為書無留也以樞從先人葬八年四月辛卯從其父葬河南府洛陽縣平樂鄉張封村君曾祖諱津祖諱守慶坊州司馬贈尚書左丞父諱偕翰林侍讀學士以尚書工部侍郎致仕特贈尚書兵部侍郎娶丁氏清河縣君尚書右丞度

之女子男兩人景畧守太常寺太祝好書學能自立景  
彥早卒君有文集十卷又別為春秋正論十卷微言十  
卷通例二十卷銘曰

芒乎其孰始以有厥美昧乎其孰止以終於此納銘幽  
宮以慰其子

王深甫墓誌銘

吾友深父書足以致其言言足以遂其志志欲以聖人  
之道為己任蓋非至於命弗止也故不為小廉曲謹以

投衆人耳目而取舍進退去就必度於仁義世皆稱其  
學問文章行治然真知其人者不多而多見謂迂濶不  
足趨時合變嗟乎是乃所以為深父也令深父而有以  
合乎彼則必無以同乎此矣嘗獨以謂天之生夫人也  
殆將以壽考成其才使有待而後顯以施澤於天下或  
者誘其言以明先王之道覺後世之民嗚呼孰以為道  
不任於天德不酬於人而今死矣甚哉聖人君子之難  
知也以孟軻之聖而弟子所願止於管仲晏嬰況餘人

乎至於揚雄尤當世之所賤簡其為門人者一侯芭而已芭稱雄書以為勝周易易不可勝也芭尚不為知雄者而人皆曰古之人生無所遇合至其沒久而後世莫不知若軻雄者其沒皆過千歲讀其書知其意者甚少則後世所謂知者未必真也夫此兩人以老而終幸能著書書具在然尚如此嗟乎深父其智雖能知軻其於為雄雖幾可以無悔然其志未就其書未具而既早死豈特無所遇於今又將無所傳於後天之生夫人也而

命之如此蓋非余所能知也深父諱回本河南王氏其後自光州之固始遷福州之候官為候官人者三世曾祖諱某某官祖諱某某官考諱某尚書兵部員外郎兵部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深父嘗以進士補亳州衛真縣主簿歲餘自免去有勸之仕者輒辭以養母其卒以治平二年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三於是朝廷用薦者以為某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書下而深父死矣夫人曾氏先若干日卒子男一人某女二人

皆尚幼諸弟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深父某縣某鄉某里  
以曾氏祔銘曰

嗚呼深父維德之仔肩以迪祖武厥艱荒遐力必踐取  
莫吾知庸亦莫吾侮神則尚反歸形此土

天台縣令王君墓誌銘

君南城人王氏諱無咎字補之嘉祐二年進士也初補  
江都縣尉丁父憂服除調衛真縣主簿嘗棄天台縣令  
以與予共學久之無以衣食其妻子乃去補南康縣主

簿會予召至京師因留教授上方興學校以經術造士  
予言君可教國子命且下而君死君所在學者歸焉賢  
士大夫皆慕與之游然君寡合常閉門治書唯與予言  
莫逆當熙寧初所謂質直好義不為利疚勢回而學不  
厭者予獨知君而已君之死年四十有六實熙寧二年  
閏十一月丁巳至四年二月壬申妻曾氏子綢緼始克  
葬君南城縣禮教鄉長義里銘曰  
安時所難學以為己於呼鮮哉可謂君子



節度推官陳君墓誌銘

人之所難得乎天者聰明辨智敏給之材既得之矣能學問修為以自稱而不弊於無窮之欲此亦天之所難得乎人者也天能以人之所難得者與人人欲以天之所難得者徇天而天不少假以年則其得有不暇乎修為其為有不至乎成就此孔子所以歎夫未見其止而惜之者也陳君諱之光字某年二十七為武昌軍節度推官以卒自其為兒童強記捷見能不勞而超其長者

少長慨然慕古人所為而又能學其文章既以進士起家則喜曰無事於詩賦矣以吾日力盡之於所好其庶乎吾可以成材於是悉索其家書之官而蚤夜讀以思思而不得則又從其朋友講解至於通而後已其材與志如此使天少假以年則其成就當如何哉然無幾何得疾病遂至於不起嗟乎此亦所謂未見其止而可惜者也君某州之某縣人曾祖曰某祖曰某考曰某以嘉祐某年某月某甲子其兄之方為之卜某州某縣某鄉

某所之原以葬而臨川王某為銘曰

浮揚清明升氣之鄉沈翳濁黑降形之宅其升遠矣其孰能追其降在此有銘昭之

平甫墓誌

君臨川王氏諱安國字平甫贈太師中書令諱明之曾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諱用之之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康國公諱益之子自艸角未嘗從人受學操筆為戲文皆成理年十二出其所為銘詩賦論數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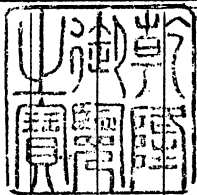
篇觀者驚焉自是遂以文學為一時賢士大夫譽歎蓋  
於書無所不該於詞無所不工然數舉進士不售舉茂  
才異等有司考其所獻序言為第一又以母喪不試君  
孝友養母盡力喪三年嘗在墓側出血和墨書佛經甚  
衆州上其行義不報今上即位近臣共薦君才行卓越  
宜特見招選為繕寫其序言以獻大臣亦多稱之手詔  
褒異召試賜進士及第除武昌軍節度推官教授西京  
國子監未幾校書崇文院特改著作佐郎祕閣校理士

皆以謂君且顯矣然卒不偶官止於大理寺丞年止於  
四十七以熙寧七年八月十七日不起越元豐三年四  
月二十七日葬江寧府鍾山母楚國太夫人墓左百有  
十六步有文集六十卷妻曾氏子旒旒女壻葉濤處者  
四女濤有學行知名旒旒亦皆嶷嶷有立君祉所施庶  
在於此

欽定四庫全書

續文章正宗  
卷八

五十一



續文章正宗卷八